

一张书桌记流年

航空工业试飞中心 郭乔乔

这是一张毫不起眼的旧书桌，尽管桌面还算平整，但橙黄色的漆皮早已满是斑驳裂痕，三个扁长的抽屉已经无法顺畅抽拉，两扇柜门也不能严丝合缝地紧闭，现在它静静地立在房间角落，丝毫找不到旧日的光彩，但在看到它的一瞬间，二十多年前的记忆就从那宽宽的桌面缓缓跃到眼前。

1990年我出生在一个小村子里，那时候村子里的一切都是落后破败的样子，我家同样极为拮据，甚至没有自己的房子，一家四口挤在别人暂借的老土屋里，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或许是因为年纪小，又或许是父母保护得好，自记事起我从没因为自家的贫困感到自卑，反而曾因此小家温馨的氛围生出丝丝优越感。在那拥挤窄小的两间屋里，有我们家全部家当，其中，父母结婚时置办的这张橙黄色书桌就可挤入“贵重家具”前三名了。那时候，这张桌子对我来说，绝对是家里的“宝藏”。

“宝藏”最早的功能是做母亲的“办公桌”。母亲是“赤脚医生”，嫁给父亲时成了村子里稀缺的医生之一，这张桌子和一个舅舅亲手做的药架就成了母亲的“办公区”，母亲的医书、各种瓶瓶罐罐盒盒袋袋整齐地摆放在那里，母亲帮别人拿药、写医嘱全都在这里进行，三个抽屉中一个带锁的用来存放零钱和一些重要单据，我和姐姐则被禁止在这里玩耍。因此，这张桌子首先以“神秘感”吸引了我。

记不清是哪一年，母亲按照乡卫生所的安排，为村里的孩子发放一种甜甜的白色药丸。不同于以往的皱眉叫苦，这种像糖一样的药丸极受孩子们的喜欢，我也不例外。在几次央求母亲多给几颗未果后，终于在她外出给人看病时，忍不住偷偷偷到桌子边翻找“糖丸”，不仅不得偿所愿，还顺带吞了几粒好看的蓝色药丸。母亲回家发现后，大惊失色，好在最终并无大碍，自此更加谨慎管理这片地方，我和姐姐也难怪接近这张桌子了。

1997年，父母憋足劲儿，靠着多年努力，加上东拼西凑终于盖起了新房子，一家人拥有了真正属于自己的家。搬家时，这张桌子毫无悬念地进了新家。父母把西边的一间屋子专门用来作为母亲给别人看病的屋子，我便极少过去，也

很少再到这桌子上“寻宝”了。事情发生转变是在两三年以后，那时村子里卫生所规模大了起来，也规范了起来，不允许自己单独行医，母亲也进了卫生所上班，家里的这张桌子顿时清闲了起来，除了放置母亲的书和一点常备药外，这张桌子成了我和姐姐的书桌，桌子上原有的药架也便顺理成章地成了我们的书架。

我和姐姐趴在这张桌子上，读书、写字、做手工、玩玩具，各种笔的痕迹、小刀的划伤、硬物的刮蹭……就伴随着我们的长大一点点留在了这张桌子上。以前被母亲锁住的抽屉也渐渐不再上锁，任由我们打开翻看。经年累月，它的外表不再光鲜，但却依然用结实宽大的“脊背”载着我们成长。读中学那段时间，由于课业繁重，我常常要熬夜，夜深人静时候，这张书桌静静地陪着我，累了困了，就趴在桌子上小睡一会儿，它见证了无数个苦读的日夜和青涩的少年时光。

后来，家中不断更换新家具，一套套新桌椅、一排排新柜子填补着房间的空位，这曾经的“贵重家具”便成了旧货不再受到重视，摆放的位置也越来越靠边，以至于最后挤在了我和姐姐卧室的角落里。而母亲随着年纪变大，渐渐不再去卫生所上班，后来她眼花后就彻底不再帮人看病，书桌上关于医药的影子仅剩了母亲的几本旧书。再后来，我和姐姐都在外求学工作，在家时间寥寥无几，书桌便用来堆放杂物了。

2015年，姐姐结婚时，我在家帮忙收拾屋子，整理这张桌子时，发现小时候常被锁住的那个抽屉已经有些错位，费力打开后，找到了几本父母年轻时用的塑料皮笔记本，翻开泛黄的纸页，都是充满年代感的摘抄和歌词，每隔几页父母工整的笔迹上就有我和姐姐用铅笔歪歪扭扭画上去的人形，看起来大煞风景却让人忍俊不禁，猛一细想，那已是二十多年前的旧作了。感慨时光荏苒之余更多的是透过它回忆起了父母、姐姐和我在一起的甜蜜时光。

如今，我们已不再需要在这张桌子上记些什么或做些什么，只是这张桌子真真实实地记着我们的那些匆匆流年。也记着我们一家为了美好的明天不懈奋斗的点点滴滴。也许等我们有了孩子也会带他看看这“老物件”，告诉她我曾经成长和奋斗的青春。

妈妈的缝纫机

航空工业雷达所 周雪莲

说起我家现在的“老物件”，那要数一台缝纫机了，因为这台缝纫机比我的年纪还大。当年，在物质条件特别匮乏的情况下，这是外公给妈妈买的嫁妆。

妈妈虽然没读过多少书，但她心灵手巧，十分热爱做衣服，买了几本做衣服的书就在家自己捣鼓起来。记得小时候，每天都看到妈妈白天上完班，晚上回家也不休息，而是坐在缝纫机前“哒哒哒”踩着，所以我和弟弟一直到大学，衣服和鞋都是她亲手做的。妈妈自己会裁衣服，看见别人穿着样式漂亮的，回家就照样子给我们做。那时候我和弟弟穿的衣服总会引起别人的称赞，有很多亲戚和邻居拿着布料来找妈妈也给做几件，善良的妈妈从不拒绝，总是努力帮他们做好。当时我感觉特别骄傲，因为妈妈除了会做衣服，还会做被套、枕套、围裙、窗帘等家居用品。

在那个艰苦的年代，衣服不像现在这样，随处、随时可买。自从家里有了这台缝纫机，再加上妈妈的一双巧手，我和弟弟一年四季都能穿上新衣裳。妈妈不仅会做衣服，她还会给衣服改大小。记得妈妈经常说：“衣差寸，鞋差分”，要想穿的合适，需要做到的就是尺寸精准。

因为妈妈有着做衣服的手艺，好几个表姐陆续来我家跟妈妈学习做衣服，妈妈也非常乐意传授本领。那个时候经常听到她们一起在缝纫机前探讨如何做让衣服看起来更美观。妈妈虽然不是以做裁缝为职业，但她却用这台缝纫机教出很多裁缝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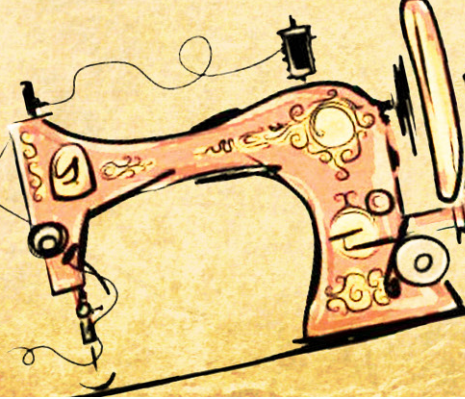
对于这台缝纫机，妈妈十分爱惜，家里搬了很多次家，每次妈妈都会把它带上。妈妈每次用完都擦得干干净净，还特意给缝纫机做了一个外罩将其盖上，隔一段时间就会检查一下，给它加点儿润滑油。不仅如此，每当缝纫机出现一些小毛病，妈妈还会把它修好。或许因为保养得当，这么多年过去了，这台缝纫机依然又新又好用。

后来我结婚了，在我的孩子出生

前，妈妈来看我，她背着三个大包，左肩挎一个，右肩挎一个，双肩还背一个，里面全是给小孩子做的衣服、枕头、小被子和抱枕等，品种齐全。妈妈说小孩长得快，需要多准备一点。她还特别兴奋地拿起一些衣服和我介绍：“如果是男孩，就穿这面，是女孩，就穿另外一面。”妈妈做的时候是考虑了男女都可穿，还说都是用最好的纯棉布做的，适合小朋友，小被子里面用的都是今年新出的棉花，所有的衣物都在家洗过晒过好几次。

然而，看到那些不再时髦的衣物，听着妈妈不断地介绍，我没有一丝兴奋，嘴巴里却尽是抱怨。“你这是何苦呢，你眼睛也不好，做这么多衣服累不累啊，衣服现在又不是买不着，况且你现在做的样式也不好看。”话一说完，我就知道我说话错了，妈妈把头别过去，喃喃自语：“我现在做的衣服，你们已经看不上。”我忙解释：“不是看不上衣服的问题，主要还是心疼你的眼睛，你现在做一件衣服比以前更加辛苦，况且还做了这么多。”妈妈说：“没关系，反正不起时间，就慢慢做呗，趁着现在还有一分光，就要发一分热。”看着妈妈，我忽然觉得缝纫机就像妈妈一样，虽然老去，但还在发挥着余热。

这么多年过去了，看着妈妈依然用着那台略显过时的缝纫机，我建议买台电动缝纫机。妈妈却说：“花那钱干啥，这个用起来习惯了，非常方便。”在妈妈心里，这台缝纫机已成为她的伙伴，她们一起创造了很多漂亮的衣物，拥有许多美好的回忆。这件缝纫机也是我们的精神财富，它已经融进了妈妈的情感和经历，更承载了妈妈深深的爱。



旧物情缘

压缩的浓情

中国航发 黄利

旧物之美，需要用心体会，每件老物件，都有它自己独特的温度、气息和精神。它们用斑驳的印记，记录一段回忆，一段故事。时光流转，身边一切发生改变，唯独不变的是旧物承载的情怀，那些你熟悉的旧物，就像一扇通向过去的大门，不经意间就会触动你的神经，勾起片片回忆。时光太快，让我们放慢脚步，再次体会这些老物件，散发的无言的感动，静静地听它述说着曾经的悲喜岁月，人世美好。

从小到大搬过很多次家，家里的器物也是旧的换新，新的又变旧。但从记事起，家里那口红双喜牌的高压锅却一直不曾淘汰，跟着我们一家人兜兜转转几十年。据说，那是父母当年结婚时买的，用了很多年一直没舍得换。好用当然只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它承载了我们很多珍贵的回忆，见证了我们一家三十多年来的风雨变迁。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在天然气还未大面积使用的情况下，有这样一个“神器”，煮饭、烧菜、炖汤全然不在话下，可以说是“分分钟搞定”。那时父母分隔两地，父亲带着我在研究院上班、上幼儿园，母亲则在市里工作。每当回家，总有各种各样的烧菜或浓汤端上桌来，香气扑鼻，让人垂涎三尺。那时候交通不便利，通讯工具也不普及，年幼的我有时实在思念母亲，便顾不上不顾地拽着父亲，闹着要回家看妈妈——这样的哭闹当然不会每次都奏效，但偶尔也会遇到父亲心软或正好有车回市里的时候。工作极其繁忙的母亲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见到我们回来，她是既惊又喜，随即很快便会买回肉菜，拿出那口高压锅……随着高压阀下“滋滋滋”的声音响起，我知道，一锅香喷喷的烧菜或浓汤很快就会出锅了。

当然，在有些时候它也曾拿来焖过米饭、熬过粥等，但从小作为资深吃货的我对这些普通饮食并不上心，能记住的就是那一锅锅烧鸡、烧鸭、排骨、烧肉或者急炖慢煮的各类汤。

我其实一直很疑惑，为什么那口高压锅可以用那么多年？按照使用频率和使用年限来说，这是不安全也是不科学的！后来我慢慢长大了，也曾数次要求换掉这口锅，可母亲说什么也不肯。那口高压锅每次用完都会像家里其他器物一样，被母亲收拾得像新的一样放在橱柜里。直到多年后我才知道，那些年，当我和父亲不在家时，母亲甚少用它来烧菜炖汤，自己常常是一些晚餐或一碗面条便打发了一日日常饮食。只有在回家时，那口高压锅才会闪亮登场，为一桌盛宴带来一道点睛的大菜。

再后来，母亲为了更好地照顾父亲，也为了更好地管住调皮捣蛋的我，就在自己事业黄金期时毅然选择停薪留职，回家当起了全职妈妈直至退休。在我们一家人团聚之后，那口高压锅便时常发挥着它“催‘猪’不吹牛”的作用，把一直瘦瘦小小的我，催成了一个壮壮实实的小伙子。那时候父亲经常出差，每当高压锅做出好菜好汤时，母亲和我就会惦记父亲在外面吃得好不好。后来，我常常离家，父母亲又会一同望着桌上的菜惦记我在外面是否吃得好穿得暖。

母亲是个性坚强、行事果敢又开朗大方的人，却很少在我面前说太多思虑的话。她只是默默地把这满腔的爱融入了一日常的一粥一饭里，压缩进那香浓的一菜一汤中。

而那口已几乎不再使用的高压锅至今仍留在家中，它像一个收藏品一般，见证着父母的爱情和我们的亲情；更像一个印记一般，陪伴着我们一家三十多年。

在它那里，压缩的是浓情，释放的是牵挂……

金饰

中国飞龙 曹晋

不得不佩服母亲大人的保密工作，做的竟是如此滴水不漏，要不是爱美的女儿在显摆自己“宝盒”里的水晶首饰时说漏了嘴，我都不知道母亲大人还藏了一个至少35年的秘密。

“哼！我的水晶项链、戒指比奶奶那些黄色的好看多了，我才不稀罕呢！”女儿自言自语道。受到职业病的影响，我本能地感觉到母亲那一定有一些我不知道的事情，于是我略施小计，女儿说母亲家里有一个宝盒，里面都是黄色的项链、戒指、耳环。母亲还和她说这些等她长大了都给她，女儿说那盒子很重，母亲一向勤俭怎么会舍得买黄金首饰呢？

过了几日送孩子去父母家，正好母亲在屋里给孙女织着毛裤，看着老花镜的镜框都盖不住母亲的鱼尾纹，她是老了，手里那双被磨得锃亮的织针飞快地将毛线编织在一起，就像母亲把琐碎织成生活一样。

“妈，大睿（女儿的小名）说你给她准备了一些黄金？”我自然地咬了一口母亲给姑娘准备的苹果。

“是呀！”母亲回答，她手里的织针却没有停下来，那织针借着冬日的阳光一闪一闪的。“你怎么没告诉我呀！”

“我怕你惦记。”母亲笑道，然后腾出一只手将散落的头发拨到耳后。

多么扎心的一句话，“妈，我怎么惦记呢！那东西在哪儿呢？让我看看。”我立即堆满一脸

的笑容。随后母亲放下手中的针线，踩着小板凳，把柜子里所有的衣服都拿出来，最后掏出一个老式的荷包，红绸子底，配上烫金的线，典型的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或是更久一点的风格。母亲把它托在手里，轻轻地坐在床边，慢慢地打开荷包，一样一样地摆在床上，她拿起一枚没有任何花纹却被抛得亮亮的戒指，“这是我结婚时，你姥姥给我的嫁妆，还有这个，那个……”母亲又指了指一对耳环。

母亲和父亲结婚在上世纪80年代初，那时姥姥还在哈飞上班，家里三个孩子，而自己的娘家在呼兰，她的母亲要养育兄妹9个。姥姥是老大，出嫁时家里真没有什么像样的嫁妆，于是她暗暗地发誓自己的孩子结婚一定要有像样的嫁妆，哪怕是一枚戒指。姥姥是一个能操持得起家的人，一个人又要工作，又要拉扯三个孩子，她不希望家庭拖累她的后腿，姥姥常说“男人是捞钱的耙子，女人是管钱的匣子。”她就这么一点点地把五口之家过得幸福。后来母亲要结婚了，她想想自己当年出嫁连个金子都没戴过，她咬咬牙托人给母亲买了戒指和耳环，让女儿出嫁时体体面面的。

“除了这些，剩下的都是你买的？”我拿起一条项链说到，“对呀。”母亲轻轻地摸着这些金饰。我出生于父母结婚后的第二年，母亲说当一看我是男孩，她知道以后得给我准备娶妻的房子，还有三金。每次听到母亲说到这样的话时，心里总是泛起阵阵酸楚。母亲当时也在哈飞上班，父亲在另一家国企工作，理论上双

爷爷的珍宝

航空工业长风 房美晨

老家的书桌上一一直摆放着一尊60年代的毛主席小型石膏塑像，边上还放着毛主席勋章、墙上挂着毛主席的画像。这些红色纪念品是家中颇为珍贵的收藏，也是爷爷最心爱的宝贝，陪伴着爷爷、父亲、我三代人成长。都说睹物思人，每当看到毛主席的石膏塑像，总会触动心神，勾起一些内心深处最熟悉的记忆。

在我眼中，爷爷对毛主席的感情非同一般，可以说是偏爱。只要有人提及“毛主席”三个字，不管是谁，他便马上来了劲儿，凑上前去与人滔滔不绝地聊起来，经常说上一两个小时忘了正事。在家里，也免不了时常对子女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一遍又一遍地念叨毛主席的好，毛主席给农奴把身翻，指引我们向前走。碰到小辈们不听话的时候，他还会学着毛爷爷的口音严肃地给我们讲毛泽东语录。他把学习上、工作上的困难比作反动派，告诫我们不要怕，都是纸老虎！

爷爷非常爱惜这尊毛主席石膏塑像，隔三差五便擦擦落在上面的灰尘，然后凝视半天，每每与领袖目光相遇，总会喜形于色。纵然白发三千，早该是看庭前落花心如止水的年纪，脸上亦会浮现出孩童般的雀跃。年幼时，我竟不能理解那种领袖崇拜情怀，我曾幼稚地问：“毛主席能比我们幼儿园老师厉害吗？”爷爷大笑：“那是一定的！你住的房子、吃得米饭、穿的衣服都是他带来的，他可是全国人民的榜样。”

而今，86岁高龄的爷爷患了老年痴呆症，虽然他对身边最熟悉的人都已经记不太清楚，甚至连钱都已经不认识了，但偏偏年少过往时的追索却像深深的烙印从未抹去。他会对着子孙们炫耀，在北京地质大学就读那年，大约上世纪50年代，毛主席到访母校，他曾有幸有过一面之缘。早就听闻毛主席对学生们的关爱，对老百姓事情的认真对待，很受鼓舞和感动。而亲眼见到毛主席却发现他对自己则是个不拘小节的人，袜子松的落到了脚踝，穿着筒朴，甚至比不上一般官员，人群中的背影一点儿不起眼。爷爷从那时便埋下了要跟随共产党主义根深蒂固的思想。

大学毕业后，爷爷被分配到了黄委会。他自豪地说：“毛主席一生有三大志向，其中之一就是骑马畅游黄河。”他曾作诗“大河上下 顿时间滔滔”，深情地赞美黄河却也忧心忡忡黄河水患的治理问题。新中国成立后，南方水患，听说老百姓们来不及逃跑，爬到树上被毒蛇咬死，毛主席忍不住流下了泪水，他是全中国人民的领袖，中国父亲。爷爷要以毛主席为榜样，以一名党员的身份为人民服务。在黄委会工作，爷爷积极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做好黄河水土保持和治理规划问题，一定要把黄河水的问题解决。

1958年，爷爷光荣地受到全国先进荣誉表彰，他给自己买了一份纪念礼物——毛主席石膏塑像，以此勉励自己不断追随毛主席的教导，紧跟党的领导。爷爷是老党员，他也要求自己的三个子女都申请加入党组织。

时代变了，观念改了，但跟党走初心始终不改。毛主席在儿童节的题词“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激励了一代代青年学子寒窗苦读、奋进向上。毛主席曾预言，中国人民有志气有能力，一定能在不久的将来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如今果然得以实现，毛主席的一句话“夺取全国胜利，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似乎早已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任重道远，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历史使命还需努力完成。

从年幼时的耳濡目染到工作后加入党组织，我逐渐理解了爷爷对毛主席的爱，同样也加深了我对党和人民事业的信心、憧憬和社会主义理想信念的坚定。每当在工作或是生活中遇到挫折时，我总会想起爷爷对毛主席和共产党深深的情怀，这些终将影响我的一生。

国企的家庭日子应该过得不错，但母亲从姥姥那继承来“管钱的匣子”的传统，单从她穿衣上就能看出，母亲最爱穿的就是航空工业的工作服，从夏装到棉服，她说只有这工作服穿在身上舒服。“你知道这条项链的钱是哪来的吗？”母亲小声问道，我摇摇头，“有一年单位组织献血，后来每个献血的人发了1000元营养费，当时我没舍得买补品，我想这钱买吃的也就吃一次，不如买点真金白银来得实在。”母亲脸上露出得意的笑。

母亲带着安慰的笑容说：“如今你们的工作好了，日子也过得像模像样，本来打算给你的这些金饰，和你爸商量一下，都给大睿，等她结婚把这些东西都熔了做一个好看的首饰。”我快速地把床上的金饰整理好一件一件放回荷包里，随便找个事情把话题岔开，我怕自己的眼泪马上会流出来。

我们家是三代航空人，母亲前脚从哈飞退休，我随后就踏进哈飞的大门，也成为一名自豪的航空人。航空人就是这样，踏实、平凡，他们有着自己的小理想，又揣着航空报国的大梦想。

这时冬日的阳光已经移到母亲的脸上，那温暖的光如同金子一般。

